



经典作家之 林语堂

那个叫林语堂的漳州人，老家在城西门外天宝镇的五里沙。那里有连绵的蕉林，从山脚一直到水边，从这个村一直到邻县的几个村子。天宝镇则是个有近千年历史的古镇，见证过最初的兵戈、大航海时代的风帆以及现代战争的战火，因为滨海而繁荣，而人文荟萃。

一条被16世纪的西方人称作漳州河的，现在叫九龙江的水流从镇边、从村边流过，溯着这条河水向上，是林语堂的出生地坂仔；顺着河水向下，是他念过书的出海口厦门，山区与海口之间就是林语堂所说的大城市漳州，富庶而繁华。他的父亲，那个叫林至诚的乡村牧师，先是从城外的五里沙到坂仔，然后从坂仔到城里的接官亭礼拜堂，分别在那些地方生活过若干时间，然后去世了。和他太太杨顺命一起葬在老家五里沙。那对恩爱了一辈子的夫妻，至今还安息在那里，和他儿子的纪念馆不过隔了一道墙。

生活在漳州河边的人，都是移民的后代。迁徙是与生俱来的宿命。他们的祖先从中原来，到了海滨，然后一代一代地陆陆续续去了海岛，慢慢地，他们的性情也从初来乍到时干燥、粗粝变得平和、温润起来。

那是一群习惯漂泊的人，远行和回家是人生应该经历的两个阶段。年轻时有梦想，从家门口搭条船，顺着水流到海边，再上一条更大的船，顺风顺水，花去几昼夜几十日夜，到有熟人的海岛，开始他们的新生活。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功成名就后，愿意回家待到老去。如果回不了家，就找个乡人聚集的地方，比如台湾岛安顿下来，家也就不远了。在那里，他们可以听到温暖的乡音，吃到可口的猪肝面线，就像林语堂所描述的那样。

这就是闽南漳州人。

沈从文的湘西，那里的男孩，大抵愿意做一个有前途的军人。但是在漳州，年轻人的梦想，最初大约是做一个巧手的工

匠、勤快的农夫、精明的商人、不怕死的水手或者像林语堂一样的读书人。

因为土地需要供养太多的人口，所以人们从小就知道，让并不充裕的空间显得讲究一些，比如茶汤、比如饮食、比如器物，总是想着法子过出层层叠叠的意思。正因为如此，即使是粗朴的村夫，往往也在某个时刻，显露出些许文学或者哲学的熏陶痕迹。

迁徙者大抵行色匆匆，不过，像他们那样习惯于以他乡为故乡的人，却有足够的信心把日子拿出美好，即使在有诸多生活不便的时候。不错，那就是生活的艺术，适合于一些习惯于在路上的人。对于生活在本乡的人而言，那不过是一种再寻常不过的生活琐碎。不过离了家，就是一种挥不去的念想。有人愿意把原乡的生活形态搬到新的居住地，比如将原乡的山水寺庙从样式与名称，统统搬到新的居住地，就像那一群生活在台湾、东南亚的人。有人则愿意把一种审美趣味带到新的地方，从那个地方遥看出发地。就像林语堂，用西方的语言描述中国式的智慧，而我们总是那么轻易地从中嗅出漳州的气息、闽南的气息。

那些在外待了一辈子的人，老了，回家，通常会找一块有阳光的坡地或者城里的五脚居——一种据说混合了英国的麦加顿建筑式样和南洋风格的街廊，每日闲适地靠着旧藤椅，抽烟，雪茄也好。喝茶，咖啡也好。看人来人往，直到日色金黄，万籁俱寂。那个样子也很和乐。

漳州一半以上的县份沿海，剩下的一半靠山，离海也近得很。基督教文明早早渗透到这里，农耕文化依然是本色，九龙江海口一带，16世纪已经俗如化外，但子曰诗云的声音和宗祠摇曳的烛火，依然是岁月最温暖的记忆。

地理因素使然。人们亲近自然又乐于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，重传统又不排斥西方现代文明，习惯四处迁徙又秉持乡土观念。即便出生山间，对城外风情也不生疏。那些做父母的，但凡有些见识，早早把自己的男孩送出去，托给有能力的亲族和乡邻，等那些男孩成人，大抵思想开通、识大体、辨大流。民国时代，漳州一下子出了三个文化界的大人物，一个许地山，一个是杨骚，一个是林语堂，他们是一股活跃的清流，有不受时代束缚的魂魄。至于漳州，则是他们精神和现实的故乡。

二

就像那些家世单薄的孩子一样，林语堂10岁那年开始独立生活。父亲送他到鼓浪屿的教会学校，从此在厦门和坂仔两地飘荡，通过那条河。这期间，有青涩的初恋，未果的爱情，不期而遇却也合适的婚姻。然后，他带上他的新娘，还有她的嫁妆，出海远行。回来时，他去做教授、做学者，仍保持本乡人崇尚自然的本性，有和谱的人际关系，有许多闲心发现自己生活的种种妙处，就像2000年前的庄周那样过上感官所能胜任的理想生活，并用一辈子的时间写它们。

他是一个为尘世而生的人，尘世是他唯一的天堂，可以陪伴到老的妻儿，看得见月亮的庭院、传承已久的家乡小食，不可辜负的四季辰光……都是完整生活的一部分。他周旋于周遭的景致，近理近情、安然享乐、热爱家庭，醉心自然，有积极合理的人生态度，与人和睦相处的好品性。他平和地工作，旷达地面对幸福的生活，享受快乐但不要求达到顶点。这个乡村牧师的儿

言表，他毫不隐藏地表露出他对苏东坡的喜爱，全家赴美时，他在有限的行李空间里，硬是塞进了几本有关苏东坡的珍本古籍，不仅陪伴他在异国的岁月，同时也让他得以完成《苏东坡传》，而也正是这本英文版传记，让西方人借以认识了这一位多才多艺的中国文人，我还记得1990年当我到美国游学时，每次学生聚会中，一问到大家认识哪些中国名人，苏东坡总是位列其中。

我的硕士论文以苏轼记游散文为题，但要我用英文介绍这位大文学家可不容易，林语堂为苏东坡写的传记，适时帮我解决了这个难题，也为许多研究宋代文学的学者，开启了一扇窗，因为，跳出史料的堆积，林语堂用他对苏东坡的了解写传，苏东坡的一生友朋众多，知识广博，每一首诗词、每一篇文章，背后都有着许多典故与人情，林语堂就用他生活的智慧与广博的学识，点醒了大文豪诗词文章中的理趣。

理趣从字的表面解释，就是道理的趣味，但是，道理就是道理，怎会有趣味可言呢？原来，一般人看万事万物总多是看表面，而不知其中的道理，更遑论个中衍生出的趣味，必须有人说清楚、讲明白，才会让人恍然大悟，就像苏东坡的《石钟山记》，对于山的名称，他不入云亦云，而是在亲自考察探勘后，终于发现这座山命名石钟的真正原因。随着苏东坡简洁生动的文句，深富逻辑思考的叙述，我们仿佛跟着他一起亲赴现场，并在他的解说下恍然大悟。

林语堂的文章就常有读者恍然大悟的快感，例如《苏东坡传》第二十章国画，他以“节奏”解释苏东坡在书法上的造诣，“艺术上所有的问题，都是节奏的问题，不管是绘画、雕刻、音乐，只要美是运动，每种艺术形式就有隐含的节奏。……从美学上看，甚至可以论人品而说‘猛冲’、‘疾扫’、‘狂暴’，这都是节奏概念。在中国艺术里，节奏的基本概念是由书法确立的。中国的批评家爱慕书法时，他不欣赏静态的比例与对

林语堂以理趣入文

□高显莹

称，而是在头脑里追随著书家走，从一个字的开始到结尾，再一直到一张纸的末端，仿佛他在观赏纸上的舞蹈一般。因此探索这种抽象画的路子，自然不同于西洋抽象画。其基本的理论是‘美是运动’（‘美感便是律动感’），发展成为中国绘画上至高无上的原理的，就是这种节奏的基本概念。”

瞧，这是多么点醒人心的话呀！纵观古今来品评书法艺术的篇章，多是用笔、结构这些有形的部分下手，虽然看似有理，却也常令人有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的困惑，林语堂跳脱出这个框架，从无形的节奏点评，不仅解决了观

子，拥有差不多完美的人生。

幽默，在翻译西方作品时他创造了这个词，被人们接受一直用到今天。幽默是心里开放的花朵，是并不十全十美的人生中自我调节与保护的本能。它轻轻挑起人的情绪，让人有搔痒一样的舒服，而人们会希望那只搔痒的手，一直继续下去。这是幽默境界。

他有梦想，他的梦想是顺应秩序而又符合现实的，近人情、极普通。他的梦想在真实的世界里，就像种子种到地里，一定会萌发滋长寻找阳光。让人觉得世界有梦想，生活就快乐。

他闲适地生活，生活的闲适与物质有关，但不一定那么有关。他眼中的闲适，就是给生活让一点空间，给精神留一个回旋。他最喜欢的18世纪一个不太出名的作家舒白香认为，时间之所以宝贵，乃在于时间不被利用，“闲暇之时间如室中之空隙”，生活太狭仄了，精神便不再有一个自由伸展的视野。哪怕是曼哈顿的摩天大楼，也该留出一块屋前空地，那是一块精神的空地，拥有那一块空地就拥有可贵的闲适。

他快乐地享受这种精神的闲适。比如睡过一夜清晨醒来，呼吸新鲜空气让肺部舒畅，开始进入工作；再如手中拿着烟斗，双腿搁在椅子上，让烟草均匀地，慢慢地烧着；或者饱食之后坐在安乐椅上，面前没有讨厌的人，海阔天空地谈笑，身体和精神都与世无争。他有滋有味地描述这些生活细节，讨论它们的好处，品尝心灵和感官、物质和精神的不加区别的快乐与闲适。我们甚至弄不清楚一个文化大师的精神体验和“五脚居”下裸背的贩夫粗茶淡饭的走卒有什么不同。

他在东西方语境中游走，用西方人的语言描述东方，用东方人的思维看待西方。战争、离乱、和平，人世间的所有一切都化成冒着暖气的茶，绕着烟雾的雪茄，最后渐渐沉淀成看得见的本乡的夕阳。

他用上述的方式度过他的一生，在绕了大半个地球后，最后10年，选择在家乡对岸的海岛住了下来，那里有数百万的乡邻可以让他不寂寞。

三

林语堂重新被多人记起是20世纪末的事，那时，人们开始审视自己的城市并且翻检与她有关的人文信息。这个离家很久的人，让差不多所有的漳州人都或多或少看到了自己的影子，自然、亲和、乐天、处事融通，总有无数的法子让自己的日子滋润起来，总是让人想起和自然界保持亲近的关系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情……那座贴着五里沙的城市也因此从骨子里透露出一股闲适的味道，受数个世纪域外风物侵染，有点恋旧却不守旧，既不排外，也不媚外，有自己的生活节奏和生活美学，总是让本乡人感到精神安适，让异乡人的心境妥帖。那是一种多么美好的人生态度啊。

于是人们越来越愿意用各种法子亲近他，希望他成为本乡湖光山色的一片倒影，一张随时要递送出去的城市名片。

20世纪末，人们觉得应该在他的老家建一个纪念馆。经过了那么多年的两岸隔阂，那个生于漳州逝于对岸的人，身边多少带一些是非非，但是还有什么能够比一个爱家的乡贤更容易弥合彼此间隙呢？林语堂纪念馆在五里沙落成时，是2002年，他的两个生活在美国的女儿，相如和太乙——他的快乐的家庭生活的一部分，回到五里沙，在他的青石塑像前徘徊落泪。她们的父亲身穿长衫、脚着皮鞋，松松地靠着藤椅，手中的烟斗

似乎正散发着好闻的烟草味，像她们小时候看到的那样。五里沙的凉凉蕉风，想必让那个离家太久的人精神安适了吧。

此后造访五里沙林语堂纪念馆的人，进馆前，总能在那个洒满日光的庭前与那个闲坐的人打个照面。在馆里，总能听到电视《我的家乡》的娓娓诉说。离开时，讲解员还会用本乡话咏唱他的《方言五言诗》，那诗抑扬顿挫，暖心又古意。“乡情宰样好，让我给你，民风还淳厚，原来是按尼(这样)。汉唐语如此，有的尚迷离；莫问东西晋，桃源人不知；父老皆叔伯，村姑尽姑奶奶；地上香瓜熟，枝上红荔枝；新笋园中剥，早起食谙麻(粥)；脸庞莼羹好，正值水鸡(田鸡)低(鲜)；查母(女子)真正水(美)，郎(人人)都秀媚；今天戴草笠，明日装入时；脱去白花袍，后天又把锄；黄昏倒的困(睡)，去壤可吟诗。”

那乡音吟唱，总能一下子唤起人们的乡愁。那是行走在外的人的乡愁。

2016年，人们开始打造林语堂文化园。那园在漳州盆地的边缘，有天宝大山山势西来，九龙江水旋而向东，地势地貌舒展而秀美。林语堂纪念馆是整个园区的核心，数里栈道，蜿蜒曲折，亭台楼阁，起伏错落，把这个万顷蕉林，梳理出层层叠叠的纹理，烟云茶馆、语丝咖啡、天风台、快哉亭……那些与林语堂有关的印记成了园区建筑的名称，这使这个供市民、村民休闲的郊野公园看上去也很有文学气息。

接下来就是“海”了。2017年，林语堂文化园继续扩张，那个园区成了“香蕉海”，是“五湖四海”生态城市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。按A级景区规划布局，阳明山的林语堂故居索性按1:1的比例，被安置于一块向阳的坡地上，那座漂亮的白色的西班牙风格的小洋楼，浮在林语堂老家的蕉海之上，像一艘不系之舟。他的书房、他的卧室、他的起居室，保持早先的样子。那些和他度过了10年光阴的书柜，静静地待在那儿，好像不曾离去，那个有西班牙廊柱的小小的庭院，是否曾有过绕梁的笑声，并且惊起正在打盹儿的鸟儿？那个浅浅的鱼池中的鱼儿，是否曾经和大师一起度过许多闲暇的时光……林语堂家的阳台对着天宝大山，黄昏，他是否还是一个人独自在那里乘凉，看前山慢慢沉入夜色朦胧，四周是久违的无边的蕉风，而他是否正可急救地沉在他的不亦快哉中呢？

从林语堂纪念馆到林语堂文化公园再到香蕉海，一个文学的林语堂正渐渐变成生活的林语堂，与城市精神生活有许多关联的林语堂。

人们花了差不多十几年的时间去了解那个叫林语堂的乡贤，寻找自己的失落生活的影子，唤醒睡着了的心情，想象城市未来的某一种模样。最后，他成了城市记忆的一部分。当乡人造一座美丽的公园去承载城市气韵，共享人文精神美好，归来的，不仅仅是林语堂。

一个习惯于行走的群体应该知道怎么让自己的精神安适，一个由中原移民建起来的城市应该知道什么是故乡什么是远方。现代节奏改变了我们原先的生活，失落了一些宝贵的时光以及荣耀后世的传统。我们在塑造自己城市的时候也有了更多的责任。有一点是值得期待的：让生活和山水更亲近一些，让社会与传统更贴近一些，让现代文明与我们的未来更密切些，重要的是，让自己更自然本色一些。

未来有梦想，精神便安适；对城市有信心，生活便和乐；这种感觉真的挺美好。

(作者单位：漳州市芗城区文广局)

出他对认识苏东坡做了足功课：北宋是个儒释道昌盛的时代，苏东坡的朋友更是遍及各个领域，所谓“吾上可陪玉皇大帝，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”。想要认识这位天才横溢、交友广阔的文人，实在不简单，除了作家作品，还需要了解这些思想背后的哲理与他广泛的兴趣，于是在林语堂的书架上，我们可以看见《论语》《老子》《庄子》的书，还有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《中国佛教研究史》《中国美术史》《中国哲学史》《中国绘画史》等等，林语堂做足了功课，也从生活中呼应苏东坡的生活哲理，才能在多年之后，写出这么一本不一样的苏东坡传记，相较于传统记文学与研究论文的严肃画面，林语堂让我们看见苏东坡鲜活有趣的一面，而也透过林语堂鲜活有趣的阐述，让我们体会苏东坡发自于生活中深富理趣的篇章，当我们翻开《苏东坡传》，仿若跟着他一起走过那个文学璀璨的盛世，与当时每一个与苏东坡交好的时空定格，若不是林语堂融会贯通苏东坡生平思想与文章，让我从更高的视角明白理解，我们多半人恐怕都还得在他的篇章句读中兜圈子，诚如苏东坡所言：“世之工人，或能曲尽其形，而至于其理，非高人逸士不能辨。”对于苏东坡而言，林语堂就是那解惑达理的高人逸士，我相信，《苏东坡传》是林语堂花费最多心智与时间的著作，也是让他获得最快乐的一本书，他用学识与生命体悟苏东坡的一生，这本有趣的书，也将陪伴着许许多多喜欢苏东坡的人，度过阅读的美好——苏东坡用自己的理趣，揭露天地自然的韵律，而林语堂则是用他学贯中西的智慧，带着我们认识苏东坡生活的理趣与美好。

(作者单位：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)

本专刊与中国现代文学馆合作

苏东坡的人品得到林语堂的称颂